



悬疑
小说

有时候压垮我们的不是罪恶本身，
而是崩塌的信任。

人生，就是一场自我救赎

陆沉
著

救赎

上



台海出版社

★ 11月

《救贖》
作者：[美] 詹姆斯·M. 坎农
译者：李国威

《救贖》
作者：[美] 詹姆斯·M. 坎农
译者：李国威

《救贖》
作者：[美] 詹姆斯·M. 坎农
译者：李国威

救贖

上



詹姆斯·M. 坎农



悬疑
小说

人生，
就是一场自我救赎

救·赎

陆沉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救赎 / 陆沉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 - 7 - 5168 - 1694 - 3

I. ①救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0509 号

救 赎

著 者: 陆 沉

责任编辑: 俞滢荣 曹文静

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版式设计: 天下书装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480 千字 印 张: 18

版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1694 - 3

定 价: 8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原是故人来 / 001

(一) 两年梦魇 / 002

(二) 调查出轨 / 007

(三) 突发命案 / 012

(四) 故人西辞 / 018

(五) 跟我回家 / 024

(六) 视频玄机 / 031

(七) 找到物证 / 038

(八) 最后审讯 / 045

(九) 往事如烟 / 051

(十) 话痨小姐 / 057

第二章 恐怖的尸体 / 065

(一) 同居生活 / 066

(二) 江河求救 / 069

(三) 真相不明 / 075

(四) 尸体之谜 / 079

(五) 车辆疑问 / 085

(六) 无人懂他 / 090

(七) 扑朔迷离 / 095

第三章 神秘的访客 / 101

(一) 老友来访 / 102

(二) 奇怪兄弟 / 108

(三) 杀人嫌疑 / 114

(四) 夫妻串通 / 120

(五) 谁在跟踪 / 125

(六) 旧情纠葛 / 132

(七) 寻找罪证 / 139

(八) 飞车逃跑 / 144

(九) 双重谋杀 / 148

第四章 都市杀人魔 / 153

(一) 孤独的舞 / 154

(二) 业余爱好 / 160

(三) 女孩失踪 / 167

(四) 发现尸体 / 174

(五) 他像刺猬 / 178

(六) 城中迷城 / 183

(七) 口是心非 / 189

(八) 杀人动机 / 195

(九) 家中遇害 / 202

(十) 对话尸体 / 209

(十一) 锁定范围 / 213

(十二) 靠近真相 / 218

(十三) 深剖案情 / 223

第五章 罪恶的黑手 / 227

(一) 卿清失联 / 228

(二) 追踪真凶 / 234

(三) 神秘女人 / 241

(四) 死而复生 / 246

(五) 月牙印记 / 250

(六) 游戏开始 / 254

(七) 卿清醒了 / 258

(八) 反咬一口 / 262

(九) 美人苏音 / 268

(十) 医院遇袭 / 272

第一章 (一)

第一章
原是故人来

（一）两年梦魇

夜已深，黑黑的夜空如一块巨大的幕布沉沉地笼罩着零江市。
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警笛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，只见数辆警车疾驰而过，红蓝交错的警灯鸣闪不停。一位便衣女子正驾驶着一辆警用摩托冲在最前面，她圆睁杏眼，紧盯着一辆飞驰逃窜的无牌银色轿车。

“嘟嘟嘟……”她挂在腰侧的对讲机传来一阵男人略带焦急的吼声。

“卿清！卿清！你别乱来，听到没有？！”

“老卿他现在人在哪儿我们谁都不能肯定，你先别冲动！不然我给你记大过！”

卿清置若罔闻，她紧握把手，俯低身子，将摩托车油门一踩到底，“嗖”地一下，像离弦的箭似的向着银色轿车狂飙而去，巨大的气流将她的秀发瞬间冲散，凌乱地在脑后飞舞……

眼看就要追上了，这时两旁的窄巷里忽然冲出数十辆摩托车横挡住去路，卿清一时没有防备，差点撞上一辆黄色摩托车。骑车的不过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，他的头发染成夸张的酒红色，脸上张扬着虚张声势的气焰，但看着卿清时的眼神里却躲闪着恐惧。

刹车已经来不及了，卿清一咬牙，将车头调转向路旁，自己则一个侧身，护住头，从车上滚了下来。她右手撑地一跃而起，看到那辆无牌轿车已开到路口，正向左转，后面紧追而来的警车也陆续到达，对讲机里又传来陈队焦急的声音：“卿清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！回答我！”

卿清一把扯下对讲机，对着那端轻声说了句：“我没事，陈队。”而后将

对讲机扔在一旁，大步流星地冲上前，抓住红发少年，一个过肩重摔在地。

“待会儿我再收拾你们这群兔崽子！”卿清说完，对着那少年的头盔猛踹了一脚，旁边有人想上来还击，卿清眼波一扫，令他们不由自主地退缩下去，不敢再有其他动作。

“你们干什么的？都从车上下来！”一旁赶来的警察对着这群小喽啰叫道。

卿清就近扒下身旁一个小年轻的头盔戴上，又翻身骑上摩托，一阵风般去追那辆银色轿车。

大约骑出两里路，那辆无牌轿车重新出现在她的视野里——只见那车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，卿清不禁皱了皱眉，开足马力，冲上前去一个侧身将它逼停。

这时，驾驶座旁的车窗被慢慢摇了下来，里面探出半个脑袋，对着卿清破口大骂。

“干什么呢?! 大半夜的找死啊!”

卿清紧紧盯着那张中年发福的脸，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住心中的怒火，问道：“这车里原来坐着的人呢?”

“什……什么人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卿清最见不惯人们对她要滑头，她一把揪住那人的衣领，将他大半个身子拖出窗外，严厉地说道：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车里的人呢?”

中年男子被卿清凌厉的气势吓破了胆，嗫嚅地说道：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，他……他……他们把车送给我，另换了一辆面包车走了。”

“往哪里去了?”

“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啊……”男子似乎吓得要哭出来，“我……我就看见车往东边去了。”

“东边？废钢厂吗？”卿清追问道。

“也许吧。”中年男子忙不迭地说。

卿清松开手，男子又重新跌回座位，他擦了擦额头渗出的冷汗，狂喘着粗气。眼见卿清重新跨上摩托，风驰电掣般离开，这才定了定神说道：“我的个乖乖，本来以为自己白得辆好车，没想到差点丢了小命！”

临近城郊的废钢厂，远离了城市的车水马龙，霓虹映染的天空蔓延至此，被茫茫的荒原夜色隔断。

卿清驶入废钢厂，远远看见一辆面包车停在门口。她翻身从摩托车上下来，将头盔挂在车把上，一只手从腰侧取下枪，迈着沉沉的步履，小心翼翼地朝里走去……

“丁零零……”空旷的废工厂内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，震得卿清心脏不由自主地颤了颤。她握紧手里的枪，寻着声源一路走到积满灰尘的老旧窗台前。窗台上放着一部老式手机，持续在响的手机屏幕闪烁着微光，上面显示出一串未知归属地的号码。

卿清拿起手机，背贴上墙，浑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紧绷着。她手指微屈，接听了这通似乎为而备的电话。

“喂……”电话那端男人阴沉的嗓音带着一丝笑意，“卿警官，没能见面打个招呼真遗憾啊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卿清警惕地打量着四周。

“我很想好好和你聊聊天，不过……”那人笑了笑，有点抱歉地说，“我只是担心卿副队长的时间不够啊。”

卿清面色骤变，问道：“我爸在哪里？！”

“卿警官别急啊，他现在好好地坐在我后边呢，就是身上绑着点炸药，我看看啊……”那人走出几步，停下来，“嗯……你还有三十分钟的时间，卿警官还想继续和我聊聊天吗？”

“你个混蛋！”卿清握着手机的五指用力收紧，指尖血色尽失，只恨不能捏碎屏幕，掐住电话那头说话那人的喉咙，她勉力维持了理智说，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想怎么样，只要你帮我个忙，我现在就可以让时间停下来。”那人得意地说道。

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很简单，待会警察追过来，你只需要告诉他们，我们往松雾码头去了。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救你父亲的命，很划算的买卖对不对？”电话那头扬起一阵沙哑的蛊惑，那人轻轻笑着，补充道，“不要挂断电话，我想听见你们的交流，我一旦确定我们是安全的，就会放了你父亲。”

外面警笛声由远及近，卿清放下耳边的手机，眉心紧皱，面色发白。她用力咬住下唇，直到舌尖尝到一股铁锈味，才深吸一口气，做出了最后的抉择。

她迈步向门外走去，手机又传来那人的指令。

“不要动，留在这里。”

卿清迈出去的脚步像灌了铅似的僵硬退回，她站在原处，看着陈队领着人从门口冲进来。

“卿清，你怎么样，有没有受伤？！”陈队焦急地走上前询问道。

“我没事，陈队。”卿清朝他举了举手里的手机，做了个写字的手势，并用唇语吐出“纸、笔”两个字，而后故作大声地说道，“我追到这里来，结果还是被他们甩掉，看见他们换了辆车往松雾码头去了。”

旁边的何斌不动声色地递上来纸笔，卿清在纸上飞快地写下一行字交给陈队。陈队接过一看，脸色骤变。他招来旁边的人贴在耳际正要吩咐，手机那端却传来冷笑。

“卿警官，你真是不聪明，跟我要花招……”

卿清忽然明白过来什么，她猛地抬头四处张望，发现角落里布满铁锈的

旧柜子上隐藏着一个摄像头，顿时惊得她掌心凉透。

“卿警官，等着给你父亲收尸吧。”

电话瞬间被切断，只余一阵冰冷的忙音。

卿清握着手机拼命往外冲。

“给我拦住她！”陈队一声怒吼。但是，显然已经来不及了。

卿清以最快的速度骑上摩托车离开，一面回拨刚才挂断的电话。

“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用户正……”

她一遍遍重拨回去，不过短短数秒钟的铃声，却让她觉得仿佛隔着几个世纪那么久远。

终于，那端的人重新接起电话。

卿清勉强压下声音里的颤意，努力平静地说：“我们再谈谈！”

对方不为所动。

“卿警官，有胆子耍我也要有胆子承担后果。”

“我是个警察，不可能与你们这群毒贩为伍。放了我爸，我来作为人质交换。”

“美女警官束手就擒，哈哈，这个提议很诱人呐……”那边传来低沉的笑声，“这样，我跟你玩个游戏，给你最后一次救你父亲的机会。”

“你想让我怎么做？”

“从摩托车上下来，告诉我你的准确位置，然后听我的指令走，不准多问一个字。”

卿清根据对方的吩咐，一路走进一条烂尾楼长街。

“现在，去左手边第四栋房子的楼顶，你父亲就在那里，看你能不能抓住最后的机会救他了，祝你好运。”

电话再度被挂断，卿清一个箭步直冲上顶楼，却看见对面天台四方围墙的背处，她父亲正被绑在椅子上，身上捆着定时炸弹。她几乎可以听到计时

器上跳动的声音，一下下，连着她的心脏。

“爸！”卿清一声嘶喊，透出希望破碎后坠落深渊的绝望。她失去了理智，直直地朝相距近十米的楼上冲去。然而未等她靠近，一阵轰鸣的爆炸声几乎震碎了她的耳膜。下一秒，她被激起的热浪弹开，眼前只有焦灼的烈焰和炸裂的残骸……

“爸……爸！”不大的房间被黎明前的晦暗占据，没有透进零星光线，床上人梦呓的惊叫声显得愈发无助。

卿清从梦中倏然惊醒，眼里深稠的恐惧在无边的黑暗中渐渐平息下来。她重新闭上眼睛，往后一仰，重重跌回枕头上。她伸出发凉的手指用力按了按太阳穴，而后摩挲着打开床头的台灯。暖黄的光线温和柔软，照亮了屋内熟悉的陈设。

卿清徐徐呼出口气，直到麻木的背脊渐渐有了知觉，才从床上翻身起来。她赤着脚走进客厅，熟练地点燃三支香，合拢在指间，朝摆在柜子上的黑白遗像拜了拜，喃喃地说道：“爸！两年了，除了那天之外，好像只有忌日我才会梦到你。我现在挺好的，爸，你不要放心不下……”卿清哽咽地说完，对着相框里身穿警服、眉目慈祥的男人行了三鞠躬。

她缓缓地伸出手，隔着冰冷的玻璃框，好像能触到父亲胸前的警徽似的，卿清慌忙赶在掉泪前扭过头，回到了房间。

（二）调查出轨

现在是早上6点20分。

卿清像往常一样起床，晨跑，吃早点，过得紧张而又有条不紊。作为一名无牌照的私人侦探来说，时间就是金钱。

三天前，她刚接手一个新案子，雇主电话里自报姓名叫赵倩茹，不知真

假。但的确是个有钱的女人，也很赶时间，第一次通话没说明来意，直接甩出五位数的雇佣金，还表示可以先支付一半。于是，卿清迅速接下了案子，同时万分热情地表示，期待下次合作，届时将会给她九折优惠，不过，被对方礼貌谢绝了。

今天，她的这个新雇主又发来一个咖啡馆的地址，约她上午8点30分见面。卿清掐着时间整理完一切，叼着啃了一半的油条往家里赶。

街对面一辆不起眼的货车，正摇下车窗，一台高倍数码相机对焦在卿清身上，抢在她上楼之前，迅速按下快门……

卿清换了一身干练的黑色职业装，墨色长发利落地束在脑后，露出精致的面部线条，她在试衣镜前转了一圈，对这一身打扮还算满意。

初次与大主顾见面，说不定以后还能介绍生意，为了未来有长期发展的可能，她想尽力给对方留下个好印象。

卿清作势推了推鼻梁上不存在的眼镜，对着镜子中的自己邪魅一笑：“卿小姐，请问你有时间跟邦德先生合作吗？”她低头看一眼腕间的手表，有些抱歉地朝镜子里的“邦德先生”笑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邦德先生，还有个大客户在等我，我们下次再约吧。”说完，抓起包，风一样地往外跑。

此时正好是大多数人上班的时间，咖啡馆里人很少，坐在角落里那个戴着宽檐帽和墨镜的女人便格外显眼。

卿清稳了稳步子，走上前，礼貌地问道：“您好，请问您是赵女士吗？”

女人点点头，示意她坐下，却不摘下墨镜。只见她帽檐垂低，遮了大半张脸，脖子上白皙却松弛的颈部皮肤暴露了她的年龄。卿清猜测她约莫四十五岁左右，看她捏着咖啡勺不停搅动的手上光洁无一物——包括婚戒，将杯中深色的咖啡搅成了一圈圈小漩涡。

卿清知道她有些紧张，于是开门见山。

“赵女士，您委托我是想调查什么？”

墨镜后面藏着的眼睛不安地四处看了看，沉默了几秒才轻声说：“我想请你帮忙查查我的丈夫，我怀疑他出轨。”搅动咖啡勺的手终于停下来，她从身旁的包里取出一个密封的文件袋交给卿清。

“这里面有我丈夫的所有资料和日常行程，还有一张银行卡，密码是卡号前六位数，里面有先支付的一半雇佣金。”

卿清将文件袋收进包里，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会尽全力帮您查清楚。”虽然调查别人婚外情这种事有点猥琐，但要是所有雇主都能这么直接大方，猥琐就猥琐吧。

“谢谢你，卿小姐。”赵倩茹似乎松了口气，人也渐渐放松下来，“我希望你能抓紧时间，尽早抓住他出轨的证据，我好跟他办离婚手续。”

“您放心，我会二十四小时无休侦查。”

“那太谢谢了。”赵倩茹端起桌上的咖啡杯，小啜了一口说道，“另外，我还希望你能将每天的调查成果都及时告诉我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卿清顺从地应了一声。不过，每天汇报一次……看来她是真的急着要跟她丈夫离婚。

赵倩茹站起身：“那就拜托卿小姐了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”

卿清点点头，辞谢道：“那您慢走。”

这时，赵倩茹微微颌首，准备转身离开，她那低垂在脸上的头发被惯性扬起，露出墨镜下一角红斑。她慌忙捋顺了头发遮住，殷红的嘴角不自然地抿了抿，快步走出门口。

卿清看一眼窗外女人匆匆离开的背影——中等身材，穿着考究，很会扬长避短，所以宽帽墨镜，未必是为了躲人，可能只是为了遮盖脸上的胎记。

卿清若有所思地取出包里的文件袋，拆开后粗略地翻了翻，文件上写

着——

王平，四十六岁，生意人，身家近千万……十几张纸上将她丈夫的情况，连同近一个月的行程安排都记录得详详细细。

卿清看着照片上意气风发却有点中年发福的男人，同情地叹了口气，并略带点自我安慰地解嘲道：“富人家里是非多啊。”

对面米粉铺里靠窗的位置，一个年轻男人叼着未点燃的香烟，边打电话，边不时地往咖啡馆里打量。

“楚哥，她好像新接了个生意。”电话终于接通了。

那端，手机被放在一具平躺的尸体脚边，开了免提通话，一个男子戴着医用口罩，正用手术刀切开尸体小腹，露在口罩外面的深邃眼眸平静地看着手下皮开肉绽的尸体，淡淡回应着电话里的人。

“查一查她的委托人，最好能弄清楚她这一单的价钱，如果太低，你做她的下一个委托人。”

“我？我能委托个啥啊？”

“自己想！挂电话，我手上没空。”

“噢……”

楚西辞忽然想起什么，握着手术刀的手微顿，出声叫住电话那头的人说：“江河！”

“怎么了，楚哥？”

“你晚上送饭菜过来，顺便清理一下冰箱里馊掉的食物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江河忍不住说，“楚哥，要不你请个保姆吧，我替你……”

楚西辞淡淡地说道：“别废话了，挂电话。”

“……噢。”

那一边，卿清在咖啡馆坐了一会儿才起身离开。